

中国古代

陈望衡
范明华
主编

环境

History of
Environmental
Aesthetics in Ancient China

美学史

× 7 ×

中国古代
环境与
城市形态
图释

非外借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李军 黄俊 张娅薇

著

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研究”

(13&ZD072) 最终成果

中国古代 环境美学史

中国古代
环境与
城市形态
图释

陈望衡
范明华
| 主编

李军
黄俊
张娅薇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. 中国古代环境与城市形态图释/
陈望衡, 范明华主编; 李军, 黄俊, 张娅薇著. — 南京:
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24. 1

ISBN 978-7-214-27205-8

I. ①中… II. ①陈… ②范… ③李… ④黄… ⑤张…
… III. ①环境科学—美学史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X1-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2)第 082902 号

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

陈望衡 范明华 主编

中国古代环境与城市形态图释

李 军 黄 俊 张娅薇 著

项目统筹 康海源 胡海弘
责任编辑 张 欣
装帧设计 潇 枫
责任监制 王 娟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210009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52毫米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172.75 插页 28
字 数 2300千字
版 次 2024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24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27205-8
定 价 880.00元(全七册)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总序：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体系

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又深刻的环境美学思想，这思想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，而其奠基则主要在距今 2 000 多年的先秦时代，其中春秋战国时代的“百家争鸣”对于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。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的朝代，它们于中国环境美学的建构与完善分别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大体上，汉代主要体现在家国意识的建构上，唐代主要体现为山水审美意识的拓展与提升，宋代主要为新的城市观念的建构，明代主要为园林思想的成熟，清代主要为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总结以及向近代环境美学的过渡。探查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发展历程，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有一个完整的环境美学思想体系。

一、汉语“环境”一词考辨

中国自远古起，就有环境思想，但“环境”这一概念产生得比较晚。构成环境一词的“环”与“境”，其出现时间则要早得多。

“环”字最早出现于金文中，写法不一。^①《说文解字》把“环”归入

^① 方述鑫等编：《甲骨金文字典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 1993 年版，第 23 页。

“玉”部，称“环，璧也”，“从玉，寰声”，《绎史》将“环”图示为◎。可见，“环”是璧的一种，指圆形的、中间有圆孔的玉器，孔的直径和周边的宽度相等。环是古代一种重要礼器。《王度记》云：“大夫俟放于郊三年，得环乃还，得玦乃去。”“环”和“玦”（环形有缺口的玉）成为大夫能否得恩宠的信号。周朝设官职“环人”，《周礼·夏官司马》云：“环人，下士六人，史二人，徒十有二人。”

离开讲礼的场合，“环”则显出其他的含义。

第一，从“环”的圆形生发出“环形”（圆形及类圆形）、“环绕”之义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云：“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”《庄子·大宗师》亦云：“其妻子环而泣之。”又，《汉书·高帝纪》有语：“章邯复振，守濮阳，环水。”

第二，与“环绕”相近，“环”有“包围”义。《吕氏春秋·仲秋纪·爱士》有“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”语。

第三，“环”有“旋转”义。《茶经·五之煮》说：“以竹策环激汤心。”

第四，“环”有起点与终点重合即无起点亦无终点义。《史记·田单列传》云：“奇正还相生，如环之无端。”《荀子·王制》云：“始则终，终则始，若环之无端也。”没有了起点与终点之别，“环”又发展出“连续不断”之义，如《阅微草堂笔记·如是我闻》有“奇计环生”语。

第五，从“环”外在形象的完满生发出“周全”“遍通”“周密”等义。《楚辞·天问》有“环理天下”语，此处的“环”有“周全”义；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云“思不环周”，又，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云“六义环深”，此两处的“环”均有“周密”义。

“环”与其他字组合，还会产生新义，如《韩非子·五蠹》“自环者谓之私”，王先慎《诸子集成·韩非子集解》中引《说文解字》认为此“环”与“营”相通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释“境”为“疆也。从土，竟声，经典通用竟”。何谓疆？界也。何谓界？画也。《后汉书·史弼传》云，古代先王“疆理天下，画界分境，水土异齐，风俗不同”，可见“境”的意思是“划（画）出的边界”。围

绕着边界，“境”生发出不同的意思。

第一，就边界本身而言，“境”释为“疆界”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（晋）秦接境。”《春秋繁露·玉英》：“妇人无出境之事。”《韩非子·存韩》：“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。”《礼记·曲礼下》：“大夫、士去国，逾竟（境），为坛位，乡（向）国而哭。”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：“匈奴并暴边境，多杀吏民。”对“边境”，《国语》有一生动比喻，其《楚语》曰：“夫边境者，国之尾也。”“境”还可析出细貌，如《资治通鉴·梁纪五》云：“魏敕怀朔都督简锐骑二千护送阿那瑰达境首。”境首，犹言边境也。

第二，把边界当作一条线，就相关话语者所持立场而论，边界的两边就有了不同的归属地，分出“境内”和“境外”。《礼记·祭统》云：“诸侯之祭也，与竟内乐之。”《史记·卫青霍去病列传》云：“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。”“境”的“内”“外”之别给人造成一种亲疏有别之感，边界成了时刻提醒人们危机将临的警戒线。

第三，不管“境内”“境外”，都是指“地方”。《论衡·书虚》：“共五千里之境，同四海之内。”《桃花源记》：“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，不复出焉。”这“地方”由东、西、南、北来圈定，称为“四境”。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：“诚有其志，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。”

第四，“境”也与“环”一样，其义从有形的地方拓展到精神之域。《淮南子》有诸多这样的用法，如《原道训》：“夫心者……驰骋于是非之境。”《俶真训》：“定于死生之境，而通于荣辱之理”；“若夫无秋毫之微，芦苻之厚，四达无境”。《修务训》：“观始卒之端，见无外之境。”

最早把“境”的概念引入艺术理论中的是东汉学者蔡邕。他的论书著作《九势》云：“此名九势，得之虽无师授，亦能妙合古人，须翰墨功多，即造妙境耳。”

“境”与其他词义合作形成的语域，朝着诗学维度拓展，则产生了“意境”和“境界”。这两个语词不仅在诗论中，而且在画论、书论、文论中都成为评判作品是否达到最高水平的标准。“境界”还可指人生修炼达到精神通达的程度。

最早使用“意境”评诗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，传为其所作的《诗格》二卷中有“诗有三境”论，其中第三境即为“意境”。王昌龄还创“境象”概念，他在论第一境“物境”时说：“处身于境，视境于心，莹然掌中，然后用思，了然境象。”这“境象”与“意境”同义。

“境”从“身境”(物境)到“象境”(意境)的拓展，可以看作“境”在历史文化中，其精神因素不断增强的一个缩影。有学者认为，“境”从“实境”到“虚境”，在精神审美因素上的提升与佛教有关。佛教著名的“六境”说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出六种识境(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)。佛学意义上“境”更多地偏向“境界”的含义。

“境界”，同样经过了从外在物理空间到内在精神空间的变化过程。汉代郑玄在《诗·大雅·江汉》“于疆于理”句下笺云：“正其境界，修其分理。”当中“境界”指“地方”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学把“境界”引入精神领域，如《无量寿经》说“比丘白佛，斯义弘深，非我境界”，此处“境界”指的就是内在修炼所达到的程度。

真正在审美意义上使用“境界”概念的是近代的王国维。他的《人间词话》试图以“境界”为核心概念来把握中国古代诗词的主要精神。“境界”成为艺术之本，亦成为艺术美乃至美之所在。

“环境”是晚出词，据资料库显示，先秦至民国的文献中，“环”“境”组合使用大致有200多处。而在隋朝之前，“环境”用例至今没有发现。因此大致可以推断，“环境”最早可能出现在唐朝，进一步缩小范围，可认定在唐朝中后期。唐朝段文昌(773—835年)《平淮西碑》有“王师获金爵之赏，环境蒙优复之恩”。又，《唐大诏令集》卷一一八《令镇州行营兵马各守疆界诏》(下诏时间为大和年间)有“今但环境设备，使之不能侵轶，须以岁月，自当诛除。此所谓不战之功，不劳而定也”。此处的“环境”亦须作动宾短语理解，有“环绕某处全境”之意，不是合成词。

由上可见，唐代“环境”作为“地区”的用例还不太固定。宋代“环境”概念使用要多一些，且趋向于表示某个地区或地带。如北宋《新唐书·王凝传》曰：“时江南环境为盗区，凝以强弩拒采石。”(《新唐书》完成于嘉

祐五年，即公元 1060 年。）与此差不多同时的《黄州重建门记》曰：“环境之内，皆若家视。”（作者郑獬自叙本文完成于治平三年，即公元 1066 年。）吕南公（1047—1086 年）《上运使郎中书》曰：“使环境之俗，欢荣戴赖，如倚父母。”上述“环境”都指环绕某处之全境。

康熙时的《佩文韵府》《骈字类编》中举“环境”这一条目时都有个例句：“诸军环境，不得妄加杀戮。”引自《文苑英华·讨凤翔郑注德音》。《文苑英华》编纂于太平兴国七年至雍熙三年（982—986 年），其所撷取的《讨凤翔郑注德音》一文来自唐代的“德音”（诏书的一种）。这样一来，“环境”的出现似乎要推到唐代。但仔细推敲“诸军环境”这句话，如把“环境”当成“某地”看，与“诸军”意思搭配不上。那么“诸军环境”该作何解呢？直接查《唐大诏令集·讨凤翔郑注德音》，其文字却是“诸军还境，不得妄加杀戮”，显然意思就较为清楚，“诸军还境”意为“各路军队回到凤翔这个地方”。古汉语“环”与“还”意义相通，《文苑英华》的写法是允许的，而清代的字书在收集“环境”这一词条时有些草率。即使唐代的说法成立，所引的例子也可能是孤证，况且《文苑英华》以及《唐大诏令集》都编定于宋代，因此，可以推定，“环境”用以指称地区，应是从北宋开始的。

有了北宋的发端，南宋使用“环境”一词就较为便当。南宋熊克《中兴小纪》卷四云：“时河东环境为盗区。”范浚《徐忠壮传》亦云：“当是时，河东环境，为敌区独。”都用了“河东环境”，意思也一样。李曾伯《帅广条陈五事奏》有“蛮徭环境，动生猜疑”。“环境”也见于诗作，李纲《闻建寇逼境携家将由乐沙县以如剑浦》：“纷然群盗起，环境暗锋镝。”刘克庄《送邹莆田》：“租符环境少，花判入人深。”

此后，元、明、清的文献均有“环境”的用例。从以上考证大致可以看出，在古文文本中，“环境”的使用不是太普遍，严格地说，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概念，其内涵与外延都不够确定。只有到了近代，“环境”才真正成为概念。

作为概念的“环境”，其意义已经远不止于“地区”义，具有一定的人

文内涵,凸显了地区与人求生存发展的某种关系。鲁迅在《孤独者》中说:“后来的坏,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,那是环境教坏的。”这“环境”的用法就与此前时代的用法完全不同。显然,将这里的“环境”解释成地区、地带就完全不妥。

到了当代,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存的一大问题,人们的环境意识进一步加强:一是从自然科学的维度,创建了各种环境科学,如环境化学、环境物理学、环境生物学、环境土壤学、环境工程学等;二是开拓出“社会环境”概念,相应地创建了社会环境科学;三是从生态学维度,创建生态环境科学,生态问题不仅涉及自然问题,也涉及人文问题,因此,出现了诸多具有交叉性、边缘性的生态环境科学,如环境哲学、环境伦理学、环境美学等。

梳理中国文化视野下“环境”语词及概念的发生与发展过程,对于我们研究古代的环境美学思想是很有必要的:

第一,要区别“环境”语词与“环境思想”。虽然“环境”语词在中国文化视野中晚出,但不说明中国古代的环境思想晚出。中国古代的环境思想具有两种形态:一种是感性的物质的形态,另一种是概念形态。而概念是需要用语词来代表的。中国古代与环境相关的概念很多,主要有天、地、天地、自然、山水、山河、江山、田园、家园、国家等,这些概念各自指称古代环境思想中的某个部分。也就是说,中国古代的环境思想,包括环境美学思想,更多不是通过“环境”这一概念,而是通过天地、山水、家园等概念表达出来的。

第二,“环境”这一语词,作为概念来使用时,在中国古代更多指自然环境,而不是指社会环境。“社会”当然有“环境”义,但是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“社会”主要是作为政治学—社会学的范畴来使用的。研究中国古代的环境思想,应该以自然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。更兼,虽然自然环境文化通常被视为物质文化,但是,中国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均具有深厚的精神内涵。换句话说,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均为文化的自然,因此,研究中国古代的自然环境,不仅不能忽视其文化内涵,而且需要将其作为自然

环境的灵魂来看待。

第三，基于“环境”由“环”与“境”构成，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均不同情况地渗入“环境”概念，成为“环境”概念的内涵成分。

“环”作为独立的概念，不仅重视范围与边界，而且重视中心。受此影响，中国环境思想的中心概念与边界概念都非常重要，中国古代有“大九州”之说，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载：“（邹衍）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，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。中国名曰赤县神州。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是也，不得为州数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，乃所谓九州也。于是，有裨海环之，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，如一区中者，乃为一州。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环其外，天地之际焉。”“大九州”说强调中国是九州之中心，另外也强调九州外有大瀛海包围着。

“境”为域，此域虽也有“地域”义，但自唐开始，“境”越来越多地指精神之域，因此，它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，包含丰富的哲学、宗教、美学内容。“境”成为“环境”一词的重要构成部分后，将它的这一特质也带入“环境”概念，因此，研究中国古代的环境思想，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化内涵、精神内涵。


第四，“环境”概念具有时代的变异性、承续性和发展性。尽管中国古代的环境概念与现代的环境概念不同，这种不同显示出环境概念的变异性，但是，古今环境思想更具有承续性。我们今天在使用天地、山水等古代的环境概念时，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它们的古义的。当然，这其中也渗入了新的时代内容。这说明“环境”概念具有时代的发展性。

二、中国古代的“环境”概念系统

中国古代虽然没有“环境”这一语词，但有环境思想，而且还有类似“环境”的概念。这些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：居室环境概念和自然环境概念。基于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主要是指对自然环境的认识，加之居室类环境如都市、宫殿等所涉及的问题远不止于环境，且那些问题似比环境问题更重要，因此，讨论环境问题，一般将重点放在自然环境中。中国古

代有关自然环境的概念主要有天地(天)、山水、山河(河山、江山)、家国(社稷、家园)、仙境(桃花源、瀛壶)等。

(一) 天地(天)

“天地”在古汉语中最初是分开来用的,出现很早。甲骨文中有“天”字,画作正面站立的人:。人的头上有一四边形的圈,表示头顶的空间。已发现的甲骨文中没有“地”字,金文中有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天”：“颠也,至高无上,从一大。”释“地”：“元气初分,轻清阳为天,重浊阴为地,万物所陈列也。从土,也声。”最早将“天”与“地”合在一起且赋予其深刻哲学含义的是《周易》。《周易》的《经》部分,天、地是分用的;其《传》部分,既有分用,也有合用。分用的天有时相当于天地。合用的天、地则形成一个概念,相当于现今的“自然”。

作为宇宙的全称,“天地”概念更多用“天”来代替。这样做,是为了凸显天的至高性。

天地的性质有五:第一,天地是与人相对的,基本上属于物质的概念,但有精神性。第二,天地广大悉备。《中庸》认为天地无穷大,它说:“今夫天,斯昭昭之多;及其无穷也,日月星辰系焉,万物覆焉。今夫地,一撮土之多;及其广厚,载华岳而不重,振河海而不泄,万物载焉。”(第二十六章)第三,天地是万物的母体。这句话一是指天地生万物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云:“天地之大德曰生。”二是指天地养万物。《周易·颐卦·彖辞》云:“天地养万物。”第四,宇宙运动的规律为天地之道。《庄子》将天地之道概括成“正”,说要“乘天地之正”(《逍遥游》)。《中庸》说:“天地之道,博也,厚也,高也,明也,悠也,久也。”(第二十六章)第五,天地具有神性。

自古以来,中华民族给予天地以崇高的礼赞。这种礼赞大体上有两种情况:其一,赞美天地兼赞美天道。《庄子》云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,此天地既是物质性的自然界,又是精神性的天道——自然规律。于是,“天地有大美”既说自然界有大美,又说自然规律有大美。其二,赞美天地兼赞美天工。如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云:“天地所包,阴阳所呕,雨露所濡,化

生万物。瑶碧玉珠，翡翠玳瑁，文采明朗，润泽若濡，摩而不玩，久而不渝，奚仲不能旅，鲁般不能造，此之谓大巧。”这种“大巧”即天工。

天地如此伟大如此美，就不仅成为人膜拜的对象，还成为人效法的对象，于是，就有了天人相合的理论。

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》云：“夫‘大人’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”与天地相合，意义重大，不仅可以获得平安，获得成功，而且可以获得“大乐”。《乐记·乐论》云“大乐与天地同和”，而与天地同和的快乐，《庄子》称之为“天乐”，天乐为“至乐”。《庄子·至乐》云“至乐无乐”。之所以称之为无乐，是因为它是天之乐，天无所谓乐与不乐。人能达此境界必然“通于万物”（《庄子·天道》），而能通于万物，人真就与天地合一了。因此，人与天合，不仅具有实践上遵循规律的意义，而且还具有精神上通达天道的意义。

（二）山水

“天地”主要是哲学概念，而“山水”则主要是美学概念。作为美学概念的“山水”发轫于先秦。孔子云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这水与山成为乐的对象，说明它们已进入审美领域了。

山与水合成一个概念，应该是在魏晋。此时出现了以山水为题材的诗歌和画作，后人名之为山水诗、山水画，应该说，在这个时候，山水就成为一个美学概念，它不再指称自然形势，而专指自然美本体。东晋的谢灵运是中国第一位山水诗诗人。他的名篇《石壁精舍还湖中作》用到了“山水”：“昏旦变气候，山水含清晖。”东晋另一位文学家左思的《招隐（其一）》亦用到了“山水”，云：“非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”

“山水”与“天地”存在着内在联系。天地是宇宙概念，山水是宇宙的一部分，将山水归于天地，是不错的，但一般不这样做。在天地与山水这两个概念间，人们的关注点是它们不同的意义。从总体上来说，天地是哲学概念，而山水是美学概念。言天地，总离不开言本，人们认为天地是人之本、万物之本。言山水，总离不开言美，人们认为山水具有最大、最

高的美,并且认为它是人工美之母、之师。天地虽然兼有物质与精神、具象与抽象两个方面的意义,但是由于它在时空上的无穷性,人们更多地从精神上、从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它。而山水则不是这样。虽然它也兼有物质与精神、具象与抽象两个方面的意义,但人们更看重的是它的物质的、具象的意义。相较于天地,山水具体得多,感性得多,亲和得多。如果说天地给予人的更多是理,是启示,那么,山水给予人的更多是美,是快乐。

“山水”与“自然”也存在着内在联系。自然,就其作为性质来说,它说的是性质中的一种——本性。凡物均有其本性,不只是自然物有本性,人也有本性。所以,自然不是自然物。自然,也作为物来理解。作为物,名之曰自然物,自然物的根本性质是非人工性。山水属于自然物。自然物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:一方面,自然物具有对自身及对整个自然界的价值,其中包括生态价值;另一方面,它也具有对人的价值,是这种价值让它接受人的评价、利用。山水的价值,也有这两个方面,但是,山水作为美学概念,凸显的是审美价值。因此,言及山水,我们几乎完全忽视其对自身的及对整个自然界的价值。

相较于“风景”概念,“山水”又抽象得多。可以这样说,山水,当其进入人的审美视界就成为风景。我们通常也将风景说为“景观”,其实,风景只是景观中的一种——自然景观。

中国的自然环境审美早在先秦就有萌芽,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概念来描述它。“山水”的出现,意味着自然环境审美独立了。

中国的山水意识,有一个发展的过程。大体上,先秦时注重以山水“比德”,至魏晋南北朝注重山水“畅神”,由“比德”到“畅神”,明显体现出山水审美的自觉性的出现。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中探寻君子爱山水的缘由,云:“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,其旨安在?丘园养素,所常处也;泉石啸傲,所常乐也;渔樵隐逸,所常适也;猿鹤飞鸣,所常观也。”明确将山水与人的关系归于人之“常处”“常乐”“常适”“常观”。如果说“常处”“常适”涉及居住,那么,这“常乐”“常观”就属于审美了。

关于山水画，郭熙说：“世之笃论，谓山水有可行者，有可望者，有可游者，有可居者。画凡至此，皆入妙品。但可行可望，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。”（《林泉高致·山水训》）这说明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山水，不管是现实山水还是画中山水，都具有家园感，山水是环境的概念。

（三）山河（河山、江山）

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除了“山水”这样倾向于表达纯审美意象的概念，还有一些注重在审美中凸显国家意识的环境概念，主要有“山河”“江山”“河山”等。

南北朝的文学家庾信在《哀江南赋序》中用到“山河”概念，文云：“孙策以天下为三分，众才一旅；项籍用江东之子弟，人惟八千，遂乃分裂山河，宰割天下。岂有百万义师，一朝卷甲，芟夷斩伐，如草木焉？”这里的“山河”指国土，也指国家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也这样用“山河”概念，文曰：“过江诸人，每至美日，辄相邀新亭，藉卉饮宴。周侯中坐而叹曰：‘风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异！’皆相视流泪。”

与“山河”概念相类似的有“江山”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中有一段文字：“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，都下诸人送至濂乡。将别，既自凄惘，叹曰：‘江山辽落，居然有万里之势！’”这里的“江山”从字面上看，似是赞美自然风景，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风景，而是祖国、国家、国土等意义上的自然风景，江山成为祖国、国家、国土以及国家主权等意义的代名词。

“河山”原是黄河与华山的合称。《史记·天官书第五》：“及秦并吞三晋、燕、代，自河山以南者中国。”这里的“河”指黄河，“山”指华山。但后来，河山用来指称祖国、国家、国土以及国家主权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：“燕、秦谋王之河山，间三百里而通矣。”这里的“河山”指国土。

山河、江山、河山等概念虽然能指称祖国、国家、国土、国家主权等，但一般不能在文中替换成这样的概念，主要是因为山河、江山、河山等概念除具有祖国、国家、国土、国家主权等意义外，还具有审美的意义，其审美特性为壮美、崇高。一般来说，在国家遭受外族入侵的形势下，人们多

用山河、江山、河山来指称祖国、国家、国土及国家主权。南宋诗词用这类概念最多,显示出深厚的忧患意识和昂扬的爱国主义情感。

(四) 家国(社稷、田园)

很难说“家国”是环境概念,但是在一定的语境下,可以将其看作环境概念。

“家国”是“家”与“国”的组合。分别开来,它们各是一种社会形态,将它们合为一体,意在强调它们的血缘关系,国是家的组合体,家是国的构成单元。家国既是实体存在,也是一种思想、情怀。“家国”概念系统主要有两个系列。

第一,由“地”到“社稷”等概念构成的“国家”系列。

《周易·乾卦·彖辞》云:“大哉乾元,万物资始。”《坤卦·彖辞》云:“至哉坤元,万物资生。”“乾元”指天,“坤元”指地。这里,“始”是生命之始,“生”是生命之成。生命之成,重在养。坤,作为地,最为重要的功能是养育生命。《说卦》说:“坤也者,地也,万物皆致养焉。”养物的前提是载物。《周易·坤卦·彖辞》说:“坤厚载物。”正是因为地能载物,故地“德合无疆。含弘光大,品物咸亨”,如此,地就成为万物之母。

从这些表述来看,虽然是天与地共同作用生物,但地的作用更为人所看重。这种情况的出现,与农业社会有重要关系。农业社会虽然重视天象,但更重视大地。基于农业,让人顶礼膜拜的“大地”演化成了更让人感到亲和的“土地”。

大地是哲学化的概念,土地是功利化的概念。先秦古籍中,大地哲学主要集中在《周易》,土地功利则主要集中在《周礼》。《周礼·地官司徒第二》云“以土会之法,辨五地之物生”,“五地”指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坟衍、原隰。土地功利,基础是农业,延伸则是政治,其中核心是国家、国土、国家主权。

正是因为土地有这样重要的功利,所以土地就成为祭祀的对象。于是,一个标志祭地的概念——“社”产生了。“社”与“稷”相联系,《孝经》云:“稷者,五谷之长。……故立稷而祭之。”社稷本来指两种祭礼,但此

后引申出国家的意义，成为国家的另一称呼。

第二，由田园、园田、农家、田家等构成的“家园”系列。

这套概念系列衍生出了中国重要的诗歌流派——田园诗。田园诗产生的土壤是农业文明，浇灌它茁壮成长的风露是环境审美。《诗经》中有诸多描绘农家生活的诗，应被视为田园诗的滥觞，但作为诗派，田园诗应该说是陶渊明开创的。田园诗在唐朝已相当兴盛，大诗人王维就写过诸多田园诗，如《山居秋暝》《桃源行》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《田园乐》《鸟鸣涧》《渭川田家》《田家》《新晴晚望》等。宋代田园诗写作蔚然成风。虽然田园诗也描写了农家生活的艰辛和官家对农民的压迫，具有揭示社会黑暗的价值，但是，田园诗的主体是展现田园风光之美，这无疑是最具农业文明特色的环境之美。

国家也好，家园也好，它们都由具有一定疆域的土地来承载。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土地情结，这种情结与家国情怀复合在一起，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，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。

（五）仙境（桃花源、瀛壶）

中华民族理想的人物是神仙，神仙生活的地方为仙境。

神仙是自由的，可以说居无定所，但还是有相对比较固定的生活场所。神仙的居住场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：一、天宫龙宫等；二、昆仑山、海上三神山等；三、桃花源之类。三类场所，第一类完全是虚幻的，人无法达到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二、三类，它们就在红尘中，诸多寻仙的人千方百计要寻找的就是这类仙境。

仙境中的风景极为优美，反映出中华民族崇尚自然美的传统。美好的自然风景总是以生态优良为首位的，因而所有的仙境中人与动物均和谐相处。

仙境常被人们用来作为园林建设的理想范式。最早将海上仙山引入园林的是秦始皇，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一：“兰池陂，即秦之兰池也，在县东二十五里。初，始皇引渭水为池。东西二百丈，南北二十里，筑为蓬莱山。刻石为鲸鱼，长二百丈。”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情况不一地将各种仙

境引入园林，“一池三神山”更是成为园林建设的一种范式，沿用至今。计成的《园冶》描绘了理想的园林。他认为理想的园林应具有仙境的品格：“莫言世上无仙，斯住世之瀛壶也。”（《卷三·掇山》）“漏层阴而藏阁，迎先月以登台。拍起云流，觞飞霞伫。何如缙岭，堪偕子晋吹箫。欲拟瑶池，若待穆王待宴。寻闲是福，知享既仙。”（《卷一·相地》）

仙境基本性质是在人间又超人间。在人间，指适合人居；超人间，指它具有人间不可能具有的优秀品质——快乐，长寿，没有苦难。

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描写的桃花源是仙境的典范。桃花源人本生活在世俗社会中，只是因为逃避战乱才迁到这里，与世隔绝，从而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。他们的长相、穿着与世俗之人没有什么不同，“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”，但他们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。桃花源与世俗社会也没有什么不同，“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。如果要找出什么不同，那就是和谐，就是宁静，就是快乐，就是长寿。

仙境作为中华民族的环境理想，是中华民族建设现实生活环境的指导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三、中国古代环境意识的基础：农业文明

中国古代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与实践由来已久，溯其源，可达史前。史前人类早期的生产方式是渔猎，基本上是在相对固定的地域或地区生活，或是依赖着一片草原，或是依赖着一片山林，或是依赖着一片水域。渔猎的地区能够让人对这片土地产生一定的亲和感、依赖感，但是不够稳定，因为渔猎生产受资源的影响，人们不得不经常性地迁徙。而农业则不同。农业需要固守一片田园，年复一年地耕作、经营。对这块土地每年都要有投入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有所收获。与之相关，农业需要定居。除非有不可抗拒的原因，农民一般不会迁移。从事农业的人们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地生产着，生活着，发展着。环境的意识，从本质上来说，就产生在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之中。

考古发现，距今约 12 000 年前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就有稻谷的遗